

行军北道上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3397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833976>.

Rating:	General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发郊 - Freeform , 姬屋藏郊 - Freeform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03 Words: 7,046 Chapters: 1/1

行军北道上

by [cdefg1122](#)

Notes

作者文笔生硬，而且是历史小白，原著小白。不喜勿喷。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[notes](#)

白皑皑的雪铺盖在本是平坦的大地上，士兵身着沉重的铠甲，每踏出的一步就像扎进了泥沟里，想要拔腿前行艰难至极。从朝歌出发北向冀州攻打苏护，这样的朝暮不知过了多少个。行至洺河，对岸便是冀州的土地。但漫漫征程也折损了不少当初钲鼓欢送时的英雄锐气，一路鞍马劳顿，疲惫的大军难再一鼓作气涉水而过。

眨眼间，最后一丝霞光也从山头溜去，夜晚从大军的前锋向它的末尾奔驰前行，迅速占领了整片大地，放眼看去，竟只能辨清鹅毛般的飞雪。这时，左侧的山脚下传来一阵马蹄声，短暂戒备后，士兵们发现是斥候从山侧小道绕行返回。只见他翻身下马，向统帅殷寿报告：苏护已防备多时，若草率渡河，等大军半渡，很可能被箭矢相迎。于是殷寿不得下命就地扎营，暂过一夜。

得到这个消息的士兵的心情顿时轻松了，有条不紊地开始浇水铸墙、布置营帐、打造营栅，等大军完全安顿下来时，竟也未及入帐歇息的时分。他们于是想就地取材，伐些周边的林木搭起营火，趁睡前暖暖身子。众人齐心搭起柴堆，又有人取来了打火石。只听见几声清响，石头间的火花嗖地坠入了柴堆中，引得柴心间窜起了一丛高高的火焰。霎时间，寒冷且疲惫的人群在寂静中欢呼沸腾了起来，发出了一声又一声感喟。

他们围火而坐，搓揉着自己冻僵的手脚，不时还会起身在篝火前绕行暖身。作为将军之子的殷郊也同士兵们一伍，将掌心朝着火焰一侧，温暖已经生起冻疮的手。火的温度从他的指尖一路攀登，向他僵硬的身体间蔓延开来，他只觉得全身舒畅，思想也渐渐释放。这时，他有遐想起了身旁的友人姬发。他扭过头，瞧见平日总被父亲赞扬的姬发此时的脸也和自己一般冻得通红，双手也和自己一般冷得发紫。寒冷中，他的身体甚至也会和他们一样颤抖，结着冰凌的睫毛像雪地里的松枝叶般颤动。

见此，殷郊未免有了些笑意，全然没了寒冷带来的遽促感。他往姬发的身边挪了挪身子，挨着姬发的肩膀坐下。两具盔甲碰在一起，冰冷的铁衣也似乎因这接触被另一方的体温所温暖。

平日里，这样的举动总能引起另一方的活跃的反应，但今天，姬发却格外沉静。殷郊看他抱着膝盖一动不动地凝望着眼前的火，就像这火中有一束远古的魂灵。这瞬息时光里，殷郊自己也莫名生出许多寂寞，他看这纷纷扬扬的雪，想它何时才能结束，而渴望回到朝歌的念头，也如柴堆里迸溅的火星子般在他心里骚动。

想甩开懦弱的念想，殷郊不得不去打断对方的冥思，他于是伸出手，在姬发眼前晃了晃。“今天下这么大的雪，怎么都没见你说冷？”他问道：“你瞧他们几个，冷得都像是要投进营火里去了。”

姬发凝神，回望他的眼神还有点迷蒙，但还是应声答道：“怕冷可不是英雄的行为……”即使他说话时牙关还在抖索。

他们一起长大，他怎么不深知姬发喜欢逞强？殷郊忍不住顽皮，逞姬发不备，够手碰对方的脸蛋。姬发没有来得及躲闪，立刻被他冰凉的手刺激得抖索了一下。

只见姬发皱起眉头，对他忿忿道：“是你手热，还是我脸热啊？”

殷郊没心眼地傻呵呵笑，这样总能让姬发怒不起来，百试不爽。“我就知道你总喜欢逞强。”他边说着，边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又道：“我都烤那么一会了，原来还是会冷，但没想到你的脸会比我的手还热。”

姬发听罢的脸撇了过去，殷郊哪能想到，他无心的话语竟听得姬发面红耳赤，他只以为姬发只是嫌脸冷，于是改用自己烤暖和的手捂住姬发更冰冷的手。

“捂你手该不冷了吧。”

姬发摇了摇头，又见殷郊看着营火道：“你知道吗，姬发，我总觉得这火的模样似曾相识……我总觉得像我们出去那天朝歌城河里的灯光。”

适才殷郊打断他思虑的行为虽让他略有不快，但他早已经抛在脑后了。他回道：“这几年我们四处征伐，哪时有闲暇游历？”

“你怎么忘了？就在我刚来这一两年后？”

“都这么久了，我当然忘了。”

“真的吗，姬发，你不会在骗我吧？”

看殷郊不甘心地又问，脸上倏然失落，姬发也不再置气。他朝着殷郊“嘘”一声，将自己的手翻过来敷在殷郊的手背上，把那对不久前温暖自己的手包裹塞掌心里。

“我当然是记得的。”

说时，他还浅笑着盯住殷郊的双眸许久。殷郊被他看得腼腆，不由得推开他，装模作样地抽出绑在腰侧的酒壶。殷郊故作豪爽般仰头饮了几大口，转手又将那个酒壶递给姬发。

“喝点，肚子烧起来就不冷了。”

姬发接过酒壶，愉快地胡乱灌了几口。这酒在他喉咙里滚辣着，也不怎么好喝，他不知道殷郊是怎么喝下去的。他正想去问，却见对方的眼神早已看向了远方——姬发追着他的视线看去，发现殷郊的营帐就扎在那里。在他营帐外，一支高耸的帅旗在狂风中飘飞着，在风与雪轮番拍打下仍竖立不倒。

不知不觉，姬发关切的话语声在他耳畔中变得模模糊糊。

殷郊回身看他，勉强地勾了勾嘴角。他指着目光所至的那面飞舞的旗帜：“我总觉得，这面旗的样子和过去的不一样？”

“它难道不是一直如此？”姬发听完不解。

姬发说的不错。殷郊自己都弄不明白，为什么今天会患喜患忧。适才旗帜在寒风中飘摆的一幕，在转瞬即逝间让他觉得陌生了许多。

要想八年前，他的童年就生活在这面威武的旗帜之下。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缝隙，都被伯叔们、仆从们描述的这面旗帜给填满。他也从来不需要想太多有的没的，只要牢记就行。

殷郊又问道：“今天在父王帐外守夜的人是谁？”

姬发回道：“是崇应彪。”

人们总说将旗是一只军队的灵魂，夺取了将旗就如擒拿主帅了一般，所以只有最勇敢的士兵才能执守它。而殷郊比任何人都明白，只要父亲在帐内，这面大纛旗由谁看守并无意义。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还比不上父亲。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还不足以成为守护这面旗帜的英雄。

早在他们这个年龄时，父亲就成为担当这一重任的人。他曾听伯伯太子启说过，当年商王巡狩别都时，他父亲执着那么象征着大纛骑行在仪仗队伍最前方。那时王畿东部的个别诸侯密谋制造混乱，于是当天帝舆经过王畿郊野时，突然窜出几员抡着大刀的面面武士，几

十人直往他父亲所举旗帜而来。哪知他父亲竟然临危不惧，左手牢牢抓住旗杆，威风赫赫，竟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柄旗杆，而是一把闪着寒光的红缨枪。他拉住缰绳，令坐下的青骢马停下了脚步，原地等待这群武士们近身。距离只剩三两步时，只见父亲奋力挥动大旗，霎时间旗帜迎风招展，似在与临空的太阳比试一番。武士们的视线被旗帜遮挡，便是手上有无穷的力，也只能朝前方乱搡。当他们再次看见阳光时，商王的亲兵已手持刀枪，如蜂群般将他们包围。

这个故事殷郊已经在不同人的口中听过无数次了，他的心又是多么的崇敬自己的父亲！但他却又总会失落，因为每次父亲出征归来，父亲总是动用长辈的威严，命令他快速掌握那些只有战场才能使用的本领，却很少留给他温情的一面。除了扎马步、学习格斗、掌握刀剑枪戟，他还要独自驾驭从未驯服过的烈马。他记得他初驯的那匹马驹是多么傲气而刚烈，有好几次它即将挣脱缰绳，把自己甩下身去踩踏。父亲在一旁看着他在马背上颠簸不停，吼他去狠狠抽打马背，否则便是等死。他只得执起马鞭，一次又一次朝马背抽下。果然，原本疾驰乱窜的烈马忍受不住再三的疼痛，变得温顺了下来。它不再昂首拱腰想把自己甩脱，而是步伐平稳像个仆役。殷郊记得，那马背上的条条血痕又是那么的刺眼，而当它遵从着缰绳的意志行走时，一双滴溜的眼睛似是在流泪。这些话，殷郊不敢向父亲吐露一个字，生怕他批评自己软弱无能。于是他只有在夜阑人静时，向母亲诉说。

后来，他听闻四方诸侯献出的质子星夜兼程地向朝歌赶来，他知晓父亲早有心组建一支自己带起来的军队。为讨父亲欢心，他跟父亲说要加入质子营，也要和他们一样成为父亲的左膀右臂。

质子营组建后，父亲反复告诉他的兄弟们，他们全都得成为勇士。只有他们足够强大，大商足够强大，他们的父兄姊妹才不会有犯上之心，才都会平安的活着。每一次听完父亲的话，他的兄弟们一个两个都眼睛锃亮地，像是要急迫着想要从悬崖起飞到天空翱翔的鹰隼。殷郊只觉得他们的热情已经完完全全超过了自己，比起那些英雄功绩，他更想看到的是父亲眼里出现自己，出现他和母亲。

如今想来，自己也许并没有那么渴望当一名英雄，竟也释然了。行军路上，他不再需要总想着与他人比拼建功立业，只要平安回到朝歌，功劳任他人夺也何尝不行？

“姬发，你知道吗，其实比起幻想着当英雄，我每回更幻想着快点过节快活。”

姬发自然不懂他的心路历程：“刚刚你还问我谁今晚守夜，怎么突然谈起了过节？”

“刚刚不是谈到我们在城河游船上的那晚吗？我就突然想起来了。”

“不仅是如此吧？”姬发笑道：“难道不是每次班师回朝后，朝歌都会举办盛大的庆典，和节日一般？”

殷郊随意在身下铺了些茅草斜躺在雪地上。

“没想到你还记得那么清楚，”他乐道：“我以为你没那么喜欢过节。你在我们和父王面前，从来都像个陀螺般不停地练刀枪练骑射，我以为你已经忘了过节这回事了。”

“怎么可能呢？”姬发反驳他道：“有谁不喜欢过节？”

质子营成立后，他们便在牧野进行了近两年艰苦的训练。在那期间，他们很少回到朝歌，更少看到那样富饶繁华的朝歌。过往，他总见姬发不知疲倦地练习，似乎没有他那些俗世的欲望。直到今天殷郊才知道，即使是嗜武如命的姬发，也会期待着那样的朝歌，被朝歌那样的景象所吸引。

“你总算认了！”殷郊感叹道。

“那又如何。”

姬发这次竟没嘴硬，殷郊一面有些惊讶，一面又笑弯了眼。此时，火光似乎更烈了些，姬发的身影也渐渐与当时的模样重回到了一块，一切仿佛都开始变得和朝歌的那晚相像，连他的心境也都别无二样。

记忆里的那年那日，大商的军队从西南小国凯旋。商王很是欢喜，于是当天举办了隆重的盛典，并允许官兵以及大臣们放假一天。殷郊也终于有借口邀姬发出游，带他一睹朝歌平日的风华。

朝歌城外有一条淇水，流经城北。在当初建城时，先王便想学南方诸侯，将河引一股进城，至南市、瓦舍两岸，增添雅兴。只见修建好的朝歌城，宏伟的躯体上，因这缓缓流经的一股水变得柔美，有了些南方的灵秀。这河水流经水渠的上方，便有建有多座小桥。两人上了一叶小舟，便是摇摇荡荡，不如那花船平稳，却也生得许多趣味。上船后，殷郊

卧在船舱中，兴奋地指着船外的风景向姬发说：

“你看这朝歌的集市，人来人往的，是不是很有烟火气！石桥右边那家店，是家做陶器的铺子，做出来的色彩雅致美观，母亲好几次都差人去那里，买回来些陶器来插盆景。

这样繁华的景象，在朝歌几乎天天都有。虽然要看盛大的舞乐表演，只有在祭神、祭祖和庆功的时候才能看到，但要想逛逛闹市，搜寻些朝歌以外的稀奇玩意，吃些可口的小吃，只要赶在每天闭市之前，想去便能去。”

但望着这熟悉而繁华的朝歌，殷郊心里却无比渴望着去更遥远的地方一看。无论是东边，西边，南边，还是北边，他都想去见识一番。

“我至今还没出过大商的边境，”他对姬发坦白，听起来很是落寞：“我父亲觉得我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战士，不能带着我出征。我母亲也不愿意我出去，她说朝歌多年外出征伐，四方的百姓都怨声载道，而她只有我一个孩子。”

父亲连年征战，作为皇子的他几乎没有出过朝歌城，当然连大商的王畿都没走遍。他感觉自己像是母亲陶瓶中被精心栽培的花草，院落里的纷纷落花、母亲指尖雅致的琴音、亲族内的偶尔举行盛典，如同三股彩线拧成了他最深刻的记忆。如今他年龄渐长，羽翼丰满却无法拍翅高飞，更是迫切想知道别人的经历。

他激动地问道：“姬发，快跟我说说我，你来朝歌之前可曾去过其他地方游玩？”

姬发却说：“在来朝歌以前，我也几乎没离开过西岐。”

“但你从来也没和我讲过西岐是什么样的。”

姬发听完他的话，却很是不解地反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对西岐感兴趣，我以为全天下的人都喜欢朝歌？”

“我就是想要听听，这样就能当我已经去过。”

游船晃荡下，仰视的前方尽是黄灿灿的烛光和通明的街巷。还有许多百姓游玩时提着的花灯，让他应接不暇，样式百出得看着头也晕了几份。一早晨又一下午的训练，也早让殷郊疲惫不堪，在他眼中的景色，也变得那么的朦胧而恍惚，宛若一梦。他眼合着快成个缝，几乎在这随波荡着的船上睡去。

他含糊地催促道：“姬发，你可快点说，要不我就真睡着了。”

“你着急什么，我这不给你讲了。”

终于，姬发的声音成他坠入梦乡前的一股穿耳的水流，让殷郊睁大了眼缝。

他说：“西岐与大商之间其实只隔着一座岐山。岐山高险陡峻，延绵数十里，车马难行。但过了岐山，向西去便是广阔无垠的土地。在那块土地上，春天看去是一片绿意，秋天便成了金灿灿的麦浪。那麦浪色彩璀璨，等黄昏时分便与夕阳融为了一体，到时放眼望去，满山遍野的都是一片金黄。”

殷郊侧卧过身。在他两帘小窗户里的姬发，正曲着膝盖坐在他的身边。姬发的头发和他一样散乱了，只落了几缕在肩上，衬着清秀的脸颊没了往日刚毅，变得煞是温柔。那时的秋还未凉透，船舱狭小得有些闷热。殷郊嫌姬发挡着了船舱的过堂风，伸手把姬发又拉了下去，和他一齐躺在船舱里。

姬发倒下后，推搡了殷郊一把，又继续道：“我父亲虽身份尊贵，却从来没有安于享乐。从小，他便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去农田里学务农事。他教我们犁地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，但那些工作实在繁琐至极，也特别辛苦。而白天里的太阳又经常毒辣辣地浇人，我和哥哥的背上也因此经常起着红肿的大泡。好多次我跑去父亲那抱怨，父亲总说西岐的百姓以种地为生，若不懂如何种地，如何成为西岐之主。

但父亲解释再多，我都耐不下心来，等秋天收获的时候，我一年来努力种出的庄稼竟是歪头歪脑、没多少穗。可哥哥的却不一样，哥哥总很耐心地跟着父亲学农事，随父亲走遍了整个西岐的麦田，所以他种出来的麦穗是饱满的，就像一粒一粒珠子串了起来。”

“我可没想到，你也做不好农活。”

“农活可没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学会的！”姬发说：“学会它可能还真需要些天赋，不过我没有就是了。”

听完，殷郊呵呵笑起来。姬发却也没生气，只继续讲了下去。

“后来，我听说朝歌要求四方伯侯上交质子，我就想出去闯闯！因为父亲的家臣们都说，当今闻太师多么的英勇，朝歌的勇士多么的勇敢，他们舞起刀剑来是多么所向披靡。我听了更是向往，于是偷偷在哥哥的弓箭上做了手脚，就是为了能离开西岐，来朝歌闯一闯。”

“所以你离开家，也是为了到外面看看？”

“可以这么理解吧。”

燃尽的木灰噗嗤地在火里炸响着，就如回忆中的故事蓦然结束般，掉落在雪地上。

殷郊念念道：“那天像开话匣子一般说了那么多，都把我说困了。只是没想到，我醒来已经回到了床上。”

姬发脸上青涩笑意却更明显了。“那还不是我把你抱下了船。”他说道：“等我抱着你上了码头，王妃派的马车早候着我们了。下车进门后，王妃又让我把你抱回了寝室。”

姬发说时，殷郊反复对他挤眉弄眼，想堵住他的嘴。他想着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那些话怎么能随便说说。但这时不巧，姜文焕、鄂顺还有苏全孝正往他们这边而来。殷郊生怕他们听见了些头绪，只插科打诨道：“一群人围着火怪无聊的，你们正好来了，就都说说你们的见闻，找点乐子。”

他们三人来了也都紧挨着彼此坐下，姜文焕煞是不解风情，坐下后反倒打趣起殷郊来。他说：“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些，不想做皇子了，想做游侠做殷大侠了？之前朝圣的时候，你不见过我父亲，他没和你说过？你害臊就直说，我们可以装听不见。”

他边说边把耳廓遮捂住，几位听客见他的举动跟着也笑。殷郊这才发现自己竟演了个没趣，原来那些对话他们已经全听进耳朵里了。

“但我可是说正经的！”殷郊却还不服：“我早就打算，如果天下太平了，我们就离开王畿，去四方走走。”

他憧憬道：“之前我听说，莱夷的尽头，便是海。莱夷人善于捕珠，每采到些漂亮的珠子，便会背到舅舅那边换些粮米和布匹。表哥，你说什么时候叫舅舅带我们去他那集市见见世面！”

还未等姜文焕回答，一直静静听着的苏全孝突然打断道：“我也真想去走走啊……可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有和大家出游的那天？”

此次征伐冀州，有多凶险他们多多少少都明白，而且，苏全孝的命运更是在攻城前就有了定数。殷郊这才发觉自己的话不合时宜，他在设想一切时竟完全忘了他这群好兄弟们的身份。他不知所措地望向姬发，姬发见了，在身侧握了握殷郊的手，似是在宽慰。接着，他打破沉默，出来帮殷郊解围说：

“我相信你父亲一定还记得你的模样。”

姬发伸手取下自己腰侧悬着的玉环，将之递予苏全孝看：“我父亲临行时给了我这件玉环，让我千万别忘了家。在你离开前，你的亲人想必也给你留了些信物。”

苏全孝凝视着那剔透的玉环许久，像是那玉引起了他的遐思。他的指尖反复掠过那似是还存留着姬发父亲掌心余温的玉环，最终不舍地将它还给了姬发。

苏全孝摇头感叹：“冀州本就崇尚武力，慕强而不惜弱。当时送我来充当质子，便是因父亲嫌我软弱，不如哥哥英武……姬发，我可真羡慕你能有这样的父亲！”

“即使没有信物，即使你父亲更爱你兄弟，你也要相信大王的话吧。你可记得，大王曾反复对我们说的话？他说，只要我们足够强大，我们的父亲便不会也不敢有谋逆之心，只要我们足够强大，家乡的兄弟姊妹便能安然无恙。如今，我们来到朝歌艰苦训练已有八年，早已不像当年一般柔弱。”

姬发转向身后，在那里一座座巨大的投石车一字排开，而不远处临时布桩拴着的马匹，也是跟他们四处征伐活下来的战场老兵。只听他继续说：“等冀州城见到我们大军压境，见到这些器械，一定会惊恐万分，想必最终我们能胜之不武。”

姬发的话总让他们信服，因为他是父亲口中他们中间最勇敢的战士。苏全孝点点头，像是暂时放下了些顾虑。但他的心胸却仍无法平静，只能拿起酒壶灌了起酒来。

本是驱寒的酒，如今却用来解忧。然而，这手中的酒虽能解得了忧，但又能忘得了多久？

“别让他喝了。”姜文焕对殷郊说。

“就让他尽兴吧。”殷郊回。

只见苏全孝挣开鄂顺扶着的手，摇摇晃晃站起。他注视着那冉冉的火，阴影下更衬他笑得凄苦。他吞吞吐吐地唱着：“弁彼鸛斯，归飞提提。民莫不穀，我独于罹……”*歌声让人兀自神伤。

殷郊也不由得拨开酒壶，心境跟着歌声起伏跌宕。他饮了些许，论斤两比往日远少得多，但他却觉得脑袋涨的慌。他捏了又捏自己眉头，想让自己清醒些。这一动作却也被姬发看见了，把他的酒壶夺了过去，绝不再奉还了。

不知又过了多久，眼前的柴堆也已烧得干净。远处雪山上，呼啸的风刮着鼓着层层如波涛

般的雪，更是猛烈了。那雪的浪涛不知疲倦地向他们拍打来，一次又一次，锲而不舍，终于将最后一点火星掩埋在雪地里。

几声钲鸣，营火也在陆续熄灭。在外的士兵们陆续回到帐中，候着坠入梦乡前的疲倦吞没那单调而狂舞着的风声。他们没醉透的三个人把苏全孝一起抬进了营帐内。殷郊落在最后面，愁绪似是让他也有些神志恍惚，没听见姬发他们让他把风口堵严实了的声音。

呼号的风声还在帐外不停歇地作响，几股白雪被狂风扑进了帐里，落在了殷郊靴上。待姬发安置下苏全孝后，返身就见他还停留在门帘边，透着那条狭窄的缝隙往外看。

“殷郊，你怎么还不进来。”姬发疾步上前来，接过殷郊手中的帘子，把它压在沙包下塞紧了。“你不是怕冷吗，怎么还站在风口？”

他随手拾起身后的外套，仔细地给殷郊裹上。殷郊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重量，他微微笑着看向姬发以示感谢。然而，不久前那怒雪如涛的景象仍占据着他的脑海。想到明天行军必定艰苦，而且他们中还有一队人马要绕进山中，沿小道向苏护所据高地出奇兵突袭，殷郊忍不住担忧起来。

他低声问道：“这么大的雪，明天我们能按时出发吗？”

“怎么不能？”姬发知他思虑颇繁，于是拍拍他肩膀道：“你可别忘了，我们是朝歌最强的军团之一。”

殷郊点了点头，随姬发一同回铺间休息。躺下后，身边人渐渐传来平缓的呼吸声，殷郊自己却还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眠。他听着帐外那索命的风声在耳边肆虐，不由得想起了苏全孝纵酒低吟的面孔。紧接着，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出征前，母亲抚摸他额发时忧虑的模样。时间不知又过了多久，一帐之隔的风终于累了，不再呼啸，殷郊也感到疲惫终于战胜了自己。那时，他意识中的一切开始如雪般逐渐化去，融成白色的雪水渗入他脚下的土地，唯独只有姬发描述的那片金色原野，还在他梦中闪烁。

*时代不符合，但想了想还是用了。

诗句摘自《诗经》雅颂里的《小弁》。

End Notes

其实这篇文主体写好很久了，但因为前阵子的风波，某些剧组人员的言论让我特别很难受，所以一直没发出来。冷静下来想了许久，想到电影里面的许多演员我是真的很喜欢，而且这个故事也确实想了许久，也是我内心真正想表达的，最终还是忍不住发了出来了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